

编者寄语

朔方古塞，黄土撑天，晴空铺练，自有文脉蜿蜒其间。

本期主题“黄土与晴空下的宁夏叙事”，以“塞上文脉”为经纬，体现土地根魂、历史尘痕、自然清韵、民生温暖。

借本土作家之笔，勾勒这片土地的精神肌理与烟火质感，让读者于墨香中触摸其千年的沉淀与当下的鲜活。

黄壤千沟，叠嶂层峦，非止地理之形，更是精神之基。

黄土沟壑映老战士风霜影像，鼓楼晴空照花被子锦绣特写，皆以风物呈现心志。

沟壑间的每一道褶皱，藏着先民拓荒的足迹；鼓楼飞檐下的每一缕晴光，映着后人传续的笃定。地理与精神相生，一代代仁人志士，共筑塞上文脉根基。

潮涸往迹，进取基因深植故壤。古戍烽烟虽逝，英雄风骨犹存。

以真诚的心声呼唤尘封的记忆，借本土作者笔端，重现峥嵘岁月里的赤胆忠心，凸显人们心中永不消失的精神传承。

人们喜爱读诵优秀的文学作品，因为在它们的字里行间，既有金戈铁马的慷慨，亦有薪火相传的笃定，让文脉在笔墨中生生不息。

这里风物独特，那抹沁人心脾的“银川蓝”，澄澈天光映河湖。这是自然的馈赠，是宁夏人民守护家园的见证，亦为作者笔端注入清润之气。

作家们以细腻的笔触，描绘大漠孤烟与绿洲叠翠相映，描绘长河落日共杨柳依依成景，尽展塞上江南灵秀之姿。

间阍之间，暖意融融。这份暖意，是柴米油盐中的生活智慧，是邻里相扶的情感温度。

花被上的针脚，缝着岁月静好；灶间的烟火，飘着民生温情，人间烟火映衬出人们的淳朴善良。

微观民生里的脉脉温情，正是文脉最鲜活的注脚。

这注脚，藏于故土山川，藏于古今岁月，藏于百姓生活。

散文咏物、评论析史、纪实写心，文化、历史、自然、民生的体现是这片土地的多元魅力。

以文脉为纽带，连起古今过往；用文字作桥梁，衔接景致与心意。

潮文明之流，摹当下生活之态，人们于文字间生共情、识真味。

以本土为根，以文字为翼，土地、历史、自然、人文共生共荣。

人们用手中的笔，彰显文学审美之妙，传播地域文化之独特神韵，不负朔方古塞千年积淀，不负当下岁月的蓬勃生机。

且听风吟

垦荒，薪火

□ 施嘉娇

从江南水乡到大漠孤烟
乡音从江南到沙漠
勒出一道蜿蜒奔腾的河床

在荒滩上扎根
铁犁在冻土上划出新的图腾
迸发出青春的回响
麦种在皴裂的掌心
长出一片倔强的新芽
每一滴汗珠
凝成滚滚金浪

六十载艰辛垦荒
铁锹，镰刀
把播耨的茧增厚
把吴侬软语
锻造成白杨树的挺拔与倔强

当炊烟爬上土坯房
所有迁徙化作归巢
盐碱地的寒霜
酿出糯米酒的醇香

似秋叶融入泥土
支宁人的故事
在黄河岸边传唱
点燃的火种
熔成一片不灭的
薪火与希望

塞上秋收

□ 刘 虎

透红红枣溢清香，采撷欢歌堆满仓。
滩外机鸣霞焕彩，田头穗熟叶披霜。
欣观楂果酿成酒，喜赏农人忙售粮。
塞上秋收谁写就，且将诗韵寄康庄。

八宝茶话

凝视之间：影像中的历史与永恒

□ 孟洁洁

县，1950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，1951年3月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，参加了多次阻击战及上甘岭战役。在1952年的阻击战中，表现优异，获全国通令嘉奖。老人坚毅的眼神，铿锵有力的声音，依旧让人感受到他军人的风采。摄影师一边听他讲述在战场上的冲锋陷阵，一边抓拍出一张张声情并茂的照片，照片中是老战士历经岁月洗礼后依然挺拔的精神姿态。

五年中，创作团队不断扩大拍摄对象，战士们般争分夺秒地拍摄，记录历史。展览中，老战士珍藏的立功证书、泛黄的老照片、带有时代印记的实物，与动态的口述视频、静态的肖像摄影相互印证，这种立体叙事的呈现方式，让观众形成多维度的记忆拼图，也让每一位老战士的形象丰满、立体，让历史不再是简单的文字、图片，而是可感、可触的见证。

艺术为桥：在光影语言中传递崇高敬意

光线是摄影的灵魂，创作团队以精湛的光影语言，将对老战士的崇高敬意融入每一幅作品，使观众在感受视觉美的同时，产生情感共鸣与精神震撼。

人物肖像创作对光影的要求极高。创作中，

团队运用了大量的侧光、逆光进行拍摄，柔和的侧光勾勒出老战士的面部轮廓，让皱纹的纹理清晰可见；温暖的逆光让老战士的身影在背景中形成柔和的轮廓光，凸显其精神光辉。为了更好刻画细节，拍摄时用局部光聚焦于老战士的双手或眼神，老战士饱经风霜、褶皱的双手，以及眼神中沉淀的从容与坚毅，这些细节让人物形象更加真实可感。此时，光线起到的不仅是照亮人物的作用，更成为叙事的重要元素。通过光影的明暗对比、强弱变化，塑造出老战士的鲜明形象，也让历史的温度通过视觉传递到观众心中。

影调的精准把控，提升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。创作者采用深沉的暗色影调，摒弃了鲜艳色彩的干扰，让观众注意力完全集中于人物本身的情感世界。这种影调赋予作品油画般的质感，营造出庄重、肃穆的氛围，让观众在安静的凝视中与老战士进行心灵的对话。

思政为魂：在时空对话中传承红色基因

《凝视》展览不仅是一场影像展览，更是一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、一堂跨越时空的思政课。



古韵

吴庸

我爱最美银川蓝

□ 杨嘉诚

杂质，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无边无际的蓝色海洋之中。

早市最先唤醒这座城。金黄的油香饼在铁鏊子上滋滋作响，八宝茶熬成琥珀色，枸杞在玻璃罐里酿着太阳。

待到太阳完全升起，耀眼的光芒如同一把金色的利剑，刺破蓝色的天幕。瞬间，整片天空被照亮了，宛如一个晶莹剔透的蓝琉璃碗，倒扣在广袤的大地上，熠熠生辉。阳光透过那蓝色的琉璃，洒下一片片金色的光斑，如同点点繁星坠落人间，给这片大地带来了生机与活力。

偶尔，当飞机从天空中划过，留下一道长长的白色尾迹，那白色的线条在蓝色的背景下显得格外醒目，仿佛是为这匹蓝色的绸缎绣上了一道银边。这道银边随着飞机的飞行而不断延伸，时而笔直，时而弯曲，就像是一条灵动的银蛇，在蓝色的海洋中自由穿梭。它为这美丽的画面增添了一丝灵动与活泼，使得整个天空都变得更加生动起来。

老银川人常说，这蓝色是他们用沙尘暴换来的啊！曾经，每到春季，漫天的黄沙就像被激怒的巨兽一般，铺天盖地地席卷而来，打得人脸生疼，让人几乎睁不开眼。如今，当这凶猛的风沙终于过去，天空展现出一种令人惊叹的蓝色，那是一种纯粹到极致的蓝，仿佛是大自然用最细腻的笔触描绘出来的画卷。

我不禁想，这或许就是自然的道理吧——只有经历过种种磨难，才能见到真正的色彩。就像人生一样，不经历风雨，怎能见彩虹呢？如今，城市里种了许多树，沙尘暴渐渐少了，但这蓝色却

一年比一年浓郁，宛如一块被时间磨砺得越发深邃的蓝宝石。

在中山公园，有一个卖糖画的老汉。他在作画的时候，会不时地抬头看看天空。有一次，我好奇地问他在看什么，他咧嘴一笑，露出一口有些发黄的牙齿：“看这天色配不配我的糖画呀！”原来，在他的眼中，这银川的蓝天竟然成为了评判他艺术作品的标准。

最妙的是雨后。乌云刚散，湿漉漉的空气里，那蓝色显得格外清新。新华街上的老房子，灰瓦白墙，被这蓝色一衬，竟有了水墨画的意境。街边的槐树滴水珠，树下的积水里也盛着一小块蓝天，行人走过，便踩碎了一角苍穹。

冬日里，这蓝色变得清冷。清晨的寒雾中，北塔的身影若隐若现，塔尖直指蓝天，像要丈量这蓝色的深浅。环卫工人呵着白气扫地，橘红色的工作服在蓝天下格外醒目。一名环卫工扫到一半忽然停住，掏出手机对着天空拍照。想来再熟悉的美，也有让人心头一颤的时候。

我凝视着这片蓝色，仿佛能感受到它的深邃和宁静。它像一片浩瀚的海洋，包容着世间万物，让我心生敬畏。在这片蓝色的映衬下，那些平日里困扰我的烦恼和忧虑，渐渐变得微不足道。它们就像是漂浮在蓝色海洋上的几片轻云，被微风轻轻一吹，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原来，最美的蓝色并非仅仅是用眼睛去欣赏的，而是需要用心去感受的。

银川蓝，或许只是天空的一种颜色，当你久久凝视它时，你便会发现它所蕴含的意义远不止于此。

它不单单是一种颜色，更是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心境，它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一份珍贵礼物，是一种能让人忘却尘世喧嚣、心境开阔的力量，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，能够找到那份宁静和慰藉。

落在更多黄土心上，悄悄发芽。

一位中学老师说，刊物让人眼前一亮，心一暖。像在羊群中见到骆驼队，像在草地上见到小红花。

三十年后，马文有机会离开这片黄土。他在心里与自己进行漫长的博弈，最终，选择背过身去，仍然面向这片厚重的黄土地。离去，或许能成就一个更辽阔的自我；留下，却意味着河流选择故道，沉默，却深沉。

如今，鬓角染霜，仍靠在旧沙发上读报，阳光斜照。窗外风沙呼啸，窗内笔尖沙沙——那是与黄土的对话。

三十载耕耘，可曾有过遗憾？他起身看向

生态贺兰山（新韵）

□ 高银春

云开雾散露峥嵘，
铁骨嶙峋向碧空。
漫漫林涛波翠岭，
巍巍兰岳断长风。

岩羊腾跃悬崖壁，
野鹿穿梭青草丛。
最是夕阳波重彩，
丹霞一片镀苍穹。

落 叶

□ 王宝荣

寒风开始肆虐
穿梭在林间
摇动着每根枝条
百尺高的树梢上
金黄色的叶片
纷纷挣脱枝头的怀抱
翩然而下
叶子在空中盘旋
瞬间铺满林间小道
一路拾级而上
漫步林间小径
秋日落叶画卷由此展开

窗外的果树说：“一个人想吃果子，只是为了填饱自己口腹欲望的话，大可不必费心费力去种树，幼苗种到土里能不能活是一回事，待到长大结果又能吃几季呢？若愿为后来人考量，只需仔细呵护到开花结果，换来的何止是三代人吃不完啊。”

他是谁？

是一个西北人，是千万个他。脸被晒成山脊，心被泡成苦水，仍把玫瑰种在沙里。他们不高大，却用脚印在高原上写诗；他们不绚烂，却让风有了方向。

正是苦瘠、荒凉，造就这片土地的伟大。这里有穆桂英镇守三关，有战马仰天嘶喊叫水的传说，有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，有星星之火燃起的学校……自秦以来，这片黄土看过了太多太多。

于是，黄土不再只是黄土。

在此土地上，生得出埋没楼兰的风沙，生不出狭隘的爱；容得下最孤寂的岁月，容不下轻易的放弃。

宁夏岁月

黄 土

□ 马润生

作响，用掌心压住，摒去周遭的喧嚣纷扰。那一刻，黄土不再是苦难，而是讲台；羊群不再是牲畜，而是听众。

后来，炎炎烈日下，一顶草帽，一双胶鞋，走村串户。那是同心县的一个小村子，田埂边、炕沿旁，白日流汗，子夜点灯，阅读文学典籍，写下心得体会。穿梭在田野间，和老人们扯磨，听有人问，图啥，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汗，笑着说：“根扎得深一寸，风就小一分啊！”

再后来，他创办了一个文学刊物。多少个深夜，油灯照亮脸庞，他逐字斟酌、句句推敲，纠错剔病一丝不苟。苔花小，也学牡丹开；小草声弱，也要让大地听见。刊物飞出沟沟壑壑，像蒲公英

这黄土，沉积了千年的风，也沉积了千年的沉默。我们行走于黄土，并非宿命，而是选择，一种向文明根系深处溯源的、悲壮的选择。有人说，如今谁还心心念念想写黄土啊。我不答，望向黄土地上，那一个个渐渐远去的背景。

西北的风很硬，吹得人脸生疼。水，更是这片土地上的稀客，吝啬得让每一个村名带“水”的村庄，成了世世代代最虔诚的期盼。黄土地上的这群人，于此苦瘠之地长大。

在这群人中，有一个平平凡凡的人——马文，幼时放羊，羊吃草，他读书，一本卷边的旧书，翻得起了毛边，仍不觉疲惫。风把书页吹得猎猎



敬请原创 首发优先
投稿邮箱:nxrlb@126.com